

大河湾



春的希望 屈亚媛 摄

诗笺

田垄上的方格稿纸

晓寒

花的族谱
 供在暮春的黄土祠堂里
 杏花 桃花 梨花……
 依稀清芬
 在日子的扉页洇开浅痕
 父亲的心也是一座祠堂
 藏着两卷族谱
 一卷记着祖辈泛黄的名讳

一卷记着春芽抽穗
 秋实垂仓的农事
 梦 在春天的檐角打尖借住
 根 在黄土地的血脉里深延
 田垄 方格稿纸
 春风拂面时
 父亲正一笔一画
 写下族谱里
 带着花痕的名姓

柳树

苏田青

飘动的长发，
 在空中摇摆，
 柳絮满天飞。
 飞向蓝天，
 飘落在一个

小朋友的身上，
 随后便飞向天空。
 柳枝在空中摇摆，
 慢慢变成一个秋千，
 此时，
 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，
 坐在了秋千上面。

随笔

雨天是一道美丽的风景

王钧畅

运城下起了绵绵春雨。我望着窗外，忽然想起汪曾祺笔下的《昆明的雨》。那湿润又温柔的诗意，让我难忘。
 文中说，昆明的雨季是“明亮的、丰满的、使人动情的”。以前，我总觉得雨天是灰色的、让人忧伤的。读了先生的文章，我仿佛也走进了那片细雨之中：空气中飘着草木清新的气息，房前屋后的仙人掌被雨水洗得格外翠绿，桂花在雨中轻轻摇曳，连雨水都带着一丝淡

淡的甜香。
 虽然我眼前不是昆明的雨，可家乡运城的小雨，同样温柔迷人。雨细细的、密密的，落在窗玻璃上沙沙作响，像春天在低声吟唱。地上积起小小的水洼，雨滴一落，便荡开一圈圈的涟漪。
 我忽然明白：雨天不只是一种天气，更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只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，再平凡的雨，也会变得生动有趣。这场春雨，滋润了泥土与大地，也悄悄湿润了我的心灵。

散文

紫气东来过阳贤

杨阳

在风陵渡一带的黄河滩地行走，无论是大路还是乡间小道，目光常常不由自主地被南面那片灰蓝色的远山牵引。那便是首阳山，不高大，也不峻峭，在晴朗的午后，绵延的山脊线像一道淡淡的墨痕横亘在天边，沉默又固执。当地人常说，这里是山的阳面，所以山脚下的村子叫阳贤。

我初次听到这个解释，心头便涌起一阵奇异的恍惚。这个不起眼的黄河边的村庄，竟牵系着两个让后世敬仰了三千多年的名字——伯夷和叔齐。

那是一个关于“让”与“守”的故事。商朝末年，孤竹国君临终前立了幼子叔齐继承君位。父王过世，叔齐却执意不肯，要将国君之位让给长兄伯夷。伯夷也坚辞不受，说父命不可违。二人互相推让不下，竟然先后从宫中出走，将整个国家拱手让给了旁人。一路上颠沛流离，他们遇见了西行的周武王。那时周武王正载着文王的牌位，率大军讨伐商纣。伯夷和叔齐上前拦住马头，叩首质问：父亲死了不去安葬，反而大兴兵戈，这算得上是孝吗？以臣子的身份去讨伐君主，这算得上是仁吗？周武王身旁的侍卫大怒，举起兵器要杀他们，被军师姜子牙拦住。他说，这是两个讲仁义的人，放了他们吧。

后来周朝建立，伯夷和叔齐却觉得，以暴易暴，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他们耻食周朝的粮食，隐居到了首阳山上，每日采挖野菜充饥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农夫对他们说：“你们

不吃周朝的粮食，可这山上的野菜，不也是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吗？”二人听罢，连野菜也不肯再吃了。于是他们开始绝食，临终前，叔齐和着节拍唱了一首歌谣：

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

歌声終了，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下。

几千年过去，那两座被当地人称为“二贤墓”的土丘，至今仍静卧在首阳山的北坡上。孔夫子说他们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”，太史公更是专门为他们写了一篇列传，列在《史记·七十列传》的第一篇。

走在这个平凡的小村庄里，我常常想，这里的村民会不会在某个黄昏的时分，望着南边的首阳山，偶尔想起那两个人的名字？也许不会。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，柴米油盐，春耕秋收，那些千年前的贤者早已和山上的黄土融为一体，化成了一团模糊而遥远的影子。

不过，在这座村子里，另有一件事让古今中外在这条路上相逢。

那是1938年的春天，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。一个高鼻梁、蓝眼睛的加拿大来到了中国。他叫亨利·诺尔曼·白求恩，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医生。1938年2月，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从武汉出发，乘火车一路西行，经过郑州，到陕西潼关，然后渡过黄河，从风陵渡上岸，踏上山西的土地。

当时要去延安，风陵渡是

必经的渡口。阳贤村，就坐落在从风陵渡北上延安的必经之路上。据当地的老人讲，白求恩曾经在这个村子里歇过脚。那天午后，一辆骡车拉着药品和医疗器械，沿着黄河边泥泞的土路缓缓驶来。车上坐着的一位身穿八路军军服的外国人，面容清瘦，眼窝深陷，但神情坚毅而温和。他说着生硬的中国话向村民打听往北去的路，然后匆匆赶路，消失在首阳山北麓的暮色里。

村里的老人说，那天白求恩的车队经过村口时，看见过街门楼时停留下来，观看四个大字：“紫气东来”。

2019年，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山西举行，圣火采集仪式特意设在了首阳山上的西侯度遗址，那是中国最早发现人类用火痕迹的地方。火焰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，在这里交会，仿佛是某种意味深长的安排。

我站在村口，望着那座风雨剥蚀的过街门楼，望着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字，忽然觉得，在这条黄河边的道路上，走过了多少人和事。三千多年前，伯夷和叔齐从这里上山，去坚守他们的气节。八十多年前，白求恩从这里路过，奔赴他的战场。这个不起眼的村庄，像一位沉默的长者，看尽南来北往的过客，看尽三千年的人间悲欢。

风从黄河上吹来，带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。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首阳山的轮廓在霞光里显得格外清晰，像是谁用浓墨在宣纸上重重地抹了一笔。那些远去的脚步声早已消散在风里，只有山还在，村子还在，过街门楼上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字还在。

半片纸巾的余温

卢志峰

午后，阳光透过阳台的玻璃窗，柔柔地铺洒下来，裹着几分温润的暖意。我与老伴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，手边摆着一杯清茗。瓷杯里，茶叶缓缓舒展，氤氲出淡淡的茶香，旁边的白瓷碟里盛着杂味蚕豆，透着鲜香。

我们就着蚕豆慢饮，闲话家常，聊邻里趣事，谈往日时光，话语轻缓，像眼前流淌的时光，平淡又安心。剥过几颗蚕豆，指尖沾了些许油渣，我随手抽出一张纸巾，习惯性地撕出一半，正要擦拭，身旁的老伴轻轻伸出手，示意她也需要。我笑着递过去，只见她把那半片纸巾又细心地一分为二，将其中的另一半又递回到我手中。

那一刻，阳光恰好落在两张薄薄的纸片上，轻得像一片羽毛。我们就用这半片纸巾，细细擦去指尖的油渣，没有丝毫将就，反倒多了几分心照不宣的默契。这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在我们的日子里，从来都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刻进骨子里的习惯，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朴素的生活哲

理。

“节俭”二字，在我们家，从不是拮据的代名词，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，是相伴半生的默契。一双袜子，穿得久了，脚尖或是脚后跟破了小洞，老伴总会拿出针线，细细缝补，针脚细密平整，补好之后，依旧穿得舒坦自在；肥皂用到最后，只剩小小的一块，捏不住、用不上，也从不舍得丢弃，积攒起来，用纱布裹成一团，依旧能搓出细腻的泡沫，干干净净；练习书法的宣纸，更是惜之又惜，正面写满笔墨风华，反面便用来写大字、做草稿，一笔一画，不浪费半分纸墨；炒完菜的锅底，总留些油，老伴便会拿一块馍馍，细细擦净，就着馍香与菜香吃下，从不肯浪费一丝一毫。

我常年伏案练字，衣袖总被磨破，好好的衣衫看着有些残缺，却从没想过丢弃。老伴接过衣衫，拿起剪刀，利落剪掉磨破的长袖，稍加缝补，一件旧衣衫便成了清爽的短袖，穿在身上，

反倒觉得格外合身，仿佛又添了一件新衣，满心都是欢喜。

至于随手关灯、拧紧水龙头，早已是无需提醒的本能。旁人或许不解，何必如此计较。老伴常淡淡一笑，轻声道：“钱是自己的要省着花，资源是社会的也得省着用。”

老伴这话，说出了我们一辈子的持家之道。年轻时历经清贫，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物力维艰；如今，日子安稳，衣食无忧，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珍惜，反倒愈发醇厚。这节俭，从不是抠门，而是对生活的敬畏，对点滴物力的珍视。

午后的阳光渐渐西斜，茶香依旧，蚕豆的清香还在鼻尖萦绕。握着那半片纸巾残留的温柔，看着身旁相伴的老伴，忽然懂得，最好的日子，从不是锦衣玉食，奢华张扬，而是在平淡的烟火里，惜物惜福，彼此相伴，把每一份平凡的美好，都过得绵长而心安。这朴素的坚守，便是岁月赠予我们温暖的幸福。